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舞宫春艳

小红楼
春云疑雨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舞宫春艳

冯玉奇◎著

小红楼
春云疑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舞宫春艳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2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034 - 9748 - 3

I. ①舞…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8545 号

点 校: 孙 晔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31 字数: 50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舞宫春艳

第一回	花落水流前尘等一梦 情深意蜜好事化成烟	3
第二回	舞罢且溜冰及时行乐 奔波惊噩耗吊胆提心	11
第三回	针锋相对笑啖童子鸡 密约暗通偏逢雌老虎	19
第四回	窥浴扞胸偷香传笑话 寻仇切齿设计报前冤	28
第五回	特地觅红名花逢艳舞 伫门待影寒雨疗相思	37
第六回	老蚌产珠春暖芙蓉帐 母鸡孵卵心疼豆蔻钱	46
第七回	痛到心头声明登驱逐 感深骨髓生死结同盟	55
第八回	如见肺肝瞧出声明点 情非手足最难惜别时	65
第九回	狗肺狼心蹂躏晚香玉 风狂雨骤摧残薄命花	75
第十回	黑夜放枪浪人遭辣手 霓裳奏曲俏婢肖红星	85

第十一回	人面桃花一把辛酸泪 楼头柳色两心破碎锦	95
第十二回	招女来归畅谈胎教学 听风出迨严诘帕儿金	105
第十三回	音乐悠扬参观人体美 斧斤斫劈传播怪新闻	115
第十四回	酒泛鸳鸯一双同命鸟 梦回蝴蝶两折断肠书	126
第十五回	殡仪馆中惊办合卺酒 茜纱窗下酸提木石缘	137
第十六回	返老还童火燎胡髭白 因儿哭母诗成泪血红	146

小 红 楼

第 一 回	惆怅流年秋风悲红叶 感怀美眷旧雨话春容	159
第 二 回	闻耗来归痛流游子泪 知情窃听难测女儿心	168
第 三 回	对月怀人清辉哀乐别 留宾做主心事笑啼难	176
第 四 回	邂逅相逢含羞参月老 会心不远即席索棠诗	185
第 五 回	击鼓催诗酒令翻花样 飘零自叹佳句暗传神	194
第 六 回	秋风怀倩女孤灯独咏 七夕对牛郎双影并钓	202
第 七 回	万种闲愁相思深入骨 二分明月底事苦心头	211

第 八 回	情胜捐躯为郎心血呕 意存救死慰妹事从权	220
第 九 回	渺渺予怀流连摩玉镯 哥哥吾爱颠倒瞰金章	230
第 十 回	二美同床笑说画眉笔 两心对惜索还约指金	239
第十一回	一角红楼藏娇今有所 几声新嫂情敌最难堪	250
第十二回	花烛高烧同衾人异梦 晚萱病厄经雨黯断魂	259
第十三回	含泪走天涯留书作别 娇嗔谈往事促膝倾心	268
第十四回	晓舌春姑鸳鸯分两地 痴心爱妹鹑鲋恨三生	277
第十五回	无色非空春蚕情丝割 是心即佛弥勒笑颜开	288
第十六回	流水岂无情曾经沧海 落花原有意梦绕巫山	298
第十七回	谗诟离间一身奔故都 呻吟床褥一病滞春愁	308
第十八回	回首前尘婚姻曾订约 苦心孤诣恋爱甘精神	317
第十九回	侃侃而侠护花空有愿 喁喁竟夕脱镯寄深情	326
第二十回	身若莲花摇摇难自主 心同止水黯黯叹无缘	336

春云疑雨

第 一 回	病院春色 碧血儿女情意柔如绵	349
-------	----------------------	-----

第二回	为卿解怨 无郎小姑相思今始偿	365
第三回	感君仁德 诉将哀怨到天明	383
第四回	代子辛劳 天涯游子最可怜	395
第五回	死里逃生今做人上人	408
第六回	夫妇口角原属寻常事	420
第七回	得急电只身赴平 爱吾今日才温鸳鸯梦	432
第八回	进谗言春云疑雨 小红秋夜遗恨人间留	446
第九回	星月依稀 因跌成疯疑神又疑鬼	460
第十回	凄凉陈述 同病相怜失红复失爱	473

舞官春艳

第一回

花落水流前尘等一梦 情深意蜜好事化成烟

泪珠生自浮沉宦海，息隐家园，过着逍遥的岁月，光阴忽忽，不觉已二十年多了。他瞧着一年年的花开花落，啼鸟惊心，逝水东去。每每对花痴立，口中却念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句子，好像过去生命中二十年的痛史，陡上心头，不住地在他的脑海里盘旋。

抚着绿叶中的美丽花朵，他又渐渐地想到束发时最伤心、最断肠的一段往事。他的眼眶里便满满地贮着两包热泪，喉间息息地早已颤巍巍地抽咽，发出了无限酸楚的饮泣之声。一个人到了无聊郁闷的时候，他的精神不期然地会得颓唐，虽欲稍事振作，那脑海里便好像自己瞧着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眼前开演。他的心里很想叫它不要放映，可是思潮起伏，好像浪花的一般，前面一浪过去了，后面的一浪又起来了。正在这时，忽然一阵风过，把那花瓣都吹得纷纷乱飘乱飞。泪珠生瞧了这个情景，他心头更激起了无限的感触，不觉口中又喃喃地念道：

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

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

念到这里，便再也念不下去。他颊上的泪水愈流愈多，他心中的悲哀也愈想愈甚。想到后来，精神愈加颓唐，几乎懒怠得支撑不住。他泪眼模糊地望着被狂风吹凋谢的花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移步入室，倒头便睡。恍惚间即见有一个二八女郎，满堆笑脸，娉娉婷婷地走到床边，一见泪珠生，早就两眼盈盈地瞟着叫道：“我的好哥哥，你快给我想个法子吧！”女郎一面说着，一面已倒入泪珠生的怀里，两人正在无限温存，那女郎又指着腹中凸起像西瓜似的肚子，说道：“哥哥！你瞧吧！”

这不是就要落地来的样子了吗？妹妹的名誉倒不要紧，但这是哥哥的一滴骨肉，万一早晚坠地了，叫妹妹到哪里去抚养好呢？”泪珠生听了这话，捧着女郎的脸颊，心里虽是无限焦急，但面部上尚显出喜悦模样，正欲找话安慰，耳中忽然听得有人喊道：“老爷醒醒！太太等着你吃饭哩！”泪珠生睁眼一瞧，见叫他的乃是个自己家里的婢子小红。一面揉着眼睛，一面又忆着梦境，方才恍然。原来自己一心想着慧娟，那慧娟的芳魂，便入到梦里来了。这时室中电炬通明，早已黄昏时分。泪珠生慢慢坐起床来，凝眸望着小红，娇小玲珑，好像小鸟依人地站在面前，纤手抹着嘴儿只是哧哧地笑，仿佛在笑自己好睡模样，一时把梦中慧娟的景象，也渐渐淡然忘了，问小红道：“太太是多早晚回来的？”小红划着脚尖儿在地上点着，答道：“从李公馆回来已好多时候了。因见老爷躺着，恐怕惊醒，所以没叫老爷，谁知直到现在，老爷还不肯醒哩。老爷，快去吃晚饭吧！”小红说到这里，嫣然一笑，便转身先出去了。泪珠生觉得这孩子说得有趣，忍不住暗自好笑，也就慢步地到上房里来。

原来这泪珠生姓秦名可玉，原籍苏州，最近寄居上海。夫人唐若花，自嫁给可玉，从未生育一男半女。可玉在山东政务厅当科长，虽然碌碌半生，倒也宦囊充足。两人今年都已四十岁相近的人了，可玉因膝下久虚，不免时时记念他少年时一个情人李慧娟。当时慧娟的住宅，就在可玉家花园的左首。慧娟的爸爸是个开豆腐店的营生，对于可玉，当然是十二分的仰攀。但可玉的爸妈都存着门户之见，因此好事多磨。可玉虽一心地爱着慧娟，而婚姻终难望成就。谁知两小无猜，由爱生怜，由怜生情，在十六岁那年，可玉、慧娟便发生了肉体关系，只瞒着两家父母。后来慧娟有了身孕，十月满足后，竟产下一个女孩。慧娟于产下后，便给孩子取名鹃儿。又把破花絮裹着小孩身体，一面将自己积下的二十元洋钿用纸包好，并写纸条一张，谓有人把这孩子收养，那二十块洋钿即作收养之费，又写明这孩子名叫鹃儿。遂托人把鹃儿偷偷地抛弃到田野间。后来鹃儿果然给一个农人李三子抱去，抚养在家。慧娟为什么忍心把可玉和自己的结晶抛弃呢？原来她知道可玉已被他的爸妈看守在家，绝对不许他出门一步。自知这私生的事，只有妈妈知道，爸爸也瞒着他。可玉既然没法到自己这儿来，这孩子他当然是不管账了。那么慧娟她还是待字闺中的女儿，名誉不是要扫地了吗？所以忍痛只好把鹃儿抛弃了。慧娟自从生产之后，既痛惜鹃儿硬生生的离别，又悲伤着可玉不能来和婴孩见面，且产后失调，受

着些儿风寒，谁知不到一月，竟然香消玉殒了。这事传到秦家可玉的耳中，便无限沉痛地大哭了一场。可玉的爸妈以为从此可以绝了可玉的痴心，倒反而暗暗欢喜，一面竭力安慰，一面代可玉另定一头亲事，便是现在的夫人唐若花。等到若花娶过门来，不料若花的容貌恰和慧娟差不多，因此可玉睹了若花，便当她慧娟不曾死一样，把所有爱着慧娟的心理，慢慢地移到若花身上去。但想着慧娟抛弃的女孩，究竟是死是活？倘然还活在世上的话，现在差不多也有二十岁了。可惜在这二十年中，我竟一些儿都探听不出她半点消息。不然我有了她的一点骨血，我的膝下就不会这样寂寞了。因此他又自号泪珠生，原是泪滴掌珠的意思。他又常念着“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的诗句，也无非是纪念慧娟为他而身死的一种心病。因此今天他白天里对花发了一回呆，黄昏时候又恍惚地做了一回梦。

若花见可玉没精打采地进来，遂笑脸相迎，同他在桌边坐下。一面执着酒壶，满满地亲自给他筛了一杯，劝着道：“你也别再忧愁了，一个人到了晚年，儿女确实是不可少的。好在你的身子尚还强健。我在前月里，早托人到乡间去，预备觅一个性格稳重的女子，意欲做你的侧室，将后能够生有一男二女，那你我的膝下，还怕它没有孩子来娱乐吗？”可玉突然听到若花这几句话儿，好像是瞧见了自己的肺腑一般，心里着实感激，一面接杯道谢，一面很柔和地答道：“难得你一片美意，但是良田虽有，以我多病多愁的身体，恐怕已没有散播种子的能力。那时不是辜负着你的盛情，而且更糟蹋人家的少女吗？”可玉说到这里，握起杯子，喝了一口，同时望着她微微一笑。若花见他这样虚怀，倒不觉心里一怔，因又含了笑容，瞅着他道：“你别当我醋坛子，你也别再假惺惺的了，你的心里既羡慕着人家的儿女，却又不愿自己娶妾，这不是明明自相矛盾吗？既不愿娶妾，难道叫儿子从天上掉下来、地上长出来不成？”可玉给她这样一说，不禁呵呵地大笑，从若花手中取过酒壶，也替她筛上一杯。一面把自己面前半杯喝干，再斟上杯，笑嘻嘻地望着若花道：“这个你是错怪我了。我不管你是醋坛子，是醋钵儿，我若是有儿女的话，那二十年悠久的时期中，你为什么仅懒着不替我生育一个半个呢？可知我的命中，实在是没有儿女的希望，所以我也再不做娶妾的梦想了。”若花听了这话，粉颊一阵阵地红晕起来，眼儿向他一瞥，忍不住噗地一笑，但忽然不知有了怎么一个感触，又微微叹口气。可玉已理会她的意思，因为和若花二十年夫妻以

来，彼此感情很好，且她性情又温柔，所以不忍伤她心，把杯子向她一举，笑着道：“我们别谈这些，也许并非你懒着，却是我自己没用呢！”若花听他这样慰着自己，心中非常感激，忍不住抿着嘴儿又哧地笑了。

两人正在说笑，忽见小红匆匆奔来叫道：“太太！表少爷来了。”随着小红的话声，这就见屏门里转出一个少年，身穿着笔挺条子花呢西服，头上掠着菲律宾式的乌发，亮得光可鉴人。他还没有走到面前，早有一阵香风吹到可玉、若花的鼻子里。两人抬头望去，果然是自己的内侄唐小棣。可玉慌忙招呼，若花也移过一把椅儿，嚷着道：“棣儿，你是好久没来了，快一道坐下来用酒吧！”小棣一面喊姑爹姑妈，一面嚷着摇手道：“侄儿已先用过饭了。这几天因校中放着春假，同学都旅行去，我和妹妹友华却没同去。本想回家去见爸和妈，因为假期无多，也就不必多此一举了。今天想着了两位老人家，所以特地来拜望的。”若花笑道：“倒也难为了你，棣儿现在怎么益发漂亮了？”小棣微红了脸儿，正没回答，见小红已倒着一玻璃杯的玫瑰茶，双手捧到小棣面前叫道：“表少爷用茶。”小棣因为被姑妈取笑了，有些难为情，再见小红这一副脸蛋儿，心中骤然又想起了一人，因此两眼尽管呆呆地瞧着出神，也就忘记了去接她杯子。小红被他这一阵子呆瞧，倒颇觉有些儿不好意思，瞟着他一眼，把杯子自放到桌上，身子躲过一旁，忍不住又抿嘴好笑起来。可玉用筷子夹着一只油炸虾，向嘴里吃着，一面向小红道：“小红，表少爷既然用过饭了，你就陪着他到书房里去坐，我们饭完了就来的。”小红听了，遂重又捧着茶杯，笑向小棣道：“表少爷随我来宽坐吧。”说着，便向前出上房了。

小棣巴不得姑爹这一句话，心里很是喜欢，点了点头，便跟在小红后面细细地打量。只见她腰肢细瘦，好像杨柳摆风，脸儿红润，又赛过芙蓉出水。这样的好人儿，若把她置在我们的校里，我必定尊她为校后。若把她送在桃花宫里去，恐怕舞后卷耳也要不能专美于前了。这也真是怪事，她的脸蛋儿、身材儿，真活像是卷耳第二，可惜她竟埋在姑爹家里做一个婢女，这也真委屈她长得如此好模样儿。小棣心里悠然地遐想，身子早已走进了书房间。小红把一杯茶摆在几上，轻声道：“表少爷请坐。”说完了这话，身子已向外面走。小棣再也忍不住，便伸手将她衣袖一扯道：“小红你慢些儿走，我有话问你。”小红听了，便又回过身子，见他已坐在沙发上面，两眼目不转睛向自己望着，却是并没一句问话。小红真给他瞧得害羞万分，便低头噗地一笑。但是这样大家呆着，觉得更不对，因

抬起头来，眸珠在长睫毛里一转，搭讪笑道：“表少爷，你有什么话，可不是要抽支烟吗？”说着，便在烟罐子里抽出一支，用两个纤指夹着，递到小棣面前。小棣连忙站起接在手里，却并不衔到嘴里去。那小红早又划着火柴给他点燃。偏是这痴公子好像失了魂似的，连小红划着火柴，已将燃及到手指了，他都还不觉得，仍是凝眸呆瞧小红脸蛋儿。因为两人是相对立着，面部的相差只不过三四寸光景，小棣当然是更看得清楚，觉得小红是太像桃花宫的舞后卷耳了，简直是脱了一个胎子。小红见表少爷真个地这样爱瞧自己，芳心又羞又喜，不知不觉微抬螭首，用那水盈盈的秋波，偷偷地向他瞟了一眼。这就成了四目相接，好像电流一般地直灌注到各人的心房里去，小红真是娇羞得了不得。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小红娇声地叫道：“喔唷！”小棣方才惊觉，原来小红芳心中也对着小棣，连自己手中拿着的火柴都忘记了。两个人虽然是含情脉脉，偏是那火柴是无情的，它见他们不理睬，就老实不客气地直燃烧到小红的指上来。小棣见小红的纤指上果然顿时起了一个焦点，心中代她非常疼痛，而且是担着一万分抱歉，也就不顾一切，伸手把她纤指握来，衔在自己的嘴里亲口给她吮着。他手中拿着那支烟卷，也不知给它掷到什么地方去了。小红冷不防被他嘴角将自己手指吮着，顿时全身感到了异样的感觉。虽然他那份儿温柔多情，自己是非常感激，但到底又觉非常羞涩，连忙把手缩回，盈盈向他一笑。小棣忙又问道：“你现在可还痛吗？”小红把身子倒退了两步，摇头笑着谢道：“表少爷，我没有痛呀！”小棣听她说到痛字，好像是春天里百啭黄莺，一时心中又想入非非，小红的声调这样清脆，若教她唱起歌来，准是更加流利动听了。那时小红又走上前来，又要给他划火柴，一面“啊呀”笑道：“表少爷的烟卷呢？”小棣摇手道：“我倒忘了，我是不吸烟的。刚才累你烫痛手指，我心中一急，不知给我丢到哪儿去了。”小棣说着，脸上表示万分怜惜的意思。小红今年也有十六岁了，正在情窦初开，见表少爷这样多情地爱她，那一寸芳心也不免荡漾了一下。只碍着名分，不敢过于亲昵，恐怕被人笑自己轻狂，遂也并不回答，只微微地报以浅笑。这一笑在小棣眼中瞧来，更觉妩媚动人，便轻声问道：“小红，你的家在哪里？家中爸妈都在吗？”小红听他问起了妈，便把眉儿紧蹙，好像有万分的沉痛，同时把身子直退到桌边，手中火柴丢在桌上，望着小棣轻轻答道：“我姓叶，妈妈因为爸爸死了，才把我领到老爷家里来。妈妈是个有胃气痛的人，自爸死后，常要发作，所以又吸上了一口鸦片。我记得妈妈

把我卖的时候，妈妈真哭得死去活来。唉！我想着妈妈，我想着自己身世，表少爷，我的命真好苦啊！”小红说到这里，那眼眶儿真的红了。小棣见她如此楚楚可怜模样，深悔自己不该触动她心事，因安慰她道：“你别伤心，我明儿对太太去说，叫你回家去望望妈可好？”小红听了这话，把眼珠转了转，表示非常感谢。小棣走上前去，意欲拉她手儿说话，不料这时一阵咳嗽的声音从外面响进来。小红一听，故意高声道：“表少爷！你坐会儿，回头老爷太太就来了。”话未完，只见可玉、若花早已移步进来。小红便悄悄地溜到外面去吃饭了。

可玉、若花在沙发上坐定，问问小棣校中学业情形，又问问家中的事情。若花忽想着一件心事道：“你妹子友华，前次和龚家的联姻事情，现在到底说得怎样了？”小棣道：“龚家的亲事，爸爸倒很赞成，妈妈却嫌他家里太清苦，问妹妹自己，她也不肯说一句真心话，因此也没有定实。”若花道：“儿女终身大事，只要儿女自己合意，家里贫富，倒还在其次。否则家道虽然殷实，人才并不出色，恐怕做儿女的心里，绝不会十分地赞成。棣儿，姑妈的话可对吗？”小棣笑道：“姑妈的话，哪儿会错。”若花噗地一笑道：“所以我上次对你妈说，叫你妈别瞎操心，凡事都要和华儿自己商量才对。我猜准你妈的意思，一定是不赞成我话。”小棣点着头儿，瞧手表已九点半钟，因站起告别。可玉道：“这几天既然放着春假，校中自然没有事，你外面别乱逛，明天和你妹子只管到我家来玩玩好了。”若花道：“你姑爹这话不错，姑母家和你自己家是一样的。今晚时候真已不早，怕你妹子寂寞，就早些回校吧。”两人说时，已送小棣到客室。见小红匆匆从厨下出来，若花遂喊她替表少爷叫车子，小红答应，便先奔出大门去了。

小棣阻住姑妈姑爹留步，他便跟着跨出大门。大门外是一条很长的弄堂，当然是没有车子。小棣见小红娇小身子犹在前面走着，因奔上去，拉住她的手道：“小红，车子我自己会叫的。我们大家再谈一会儿吧！”小红骤然被他紧紧握住了手儿，又听他说出这样体己的话儿，只觉小棣手心上有股热辣辣的电气，直透传到自己掌心，顿时全身感到了一阵说不出快感的滋味，这也许是生理上变化作用，需要异性的慰藉了。小棣见她水盈盈眼儿瞟着自己，好像无限温柔驯服的模样，因问她道：“你的家里是住在什么地方，明天我先代你去瞧瞧你妈，然后再给你回话好吗？”小红道：“我妈住在虹口桃叶坊十二号亭子间里，她自己在丝厂里工作，路远得很，

而且很难碰到她，我瞧表少爷还是别去吧。”小棣沉吟一会儿，笑道：“我理会得，我明儿一清早就去，那你妈妈一定还没上厂里去做工了。”小红道：“表少爷这样热心，叫我如何对得住呢？”小棣见已走到弄口铁门边，因停住了步，轻轻把小红手心插了一下，望着她道：“不用你和我客气，我是当你自己人一样，我是很爱着你……”说到这里，又觉得太以亲热，很是为难，要想把话缩住，哪儿还来得及，只好红着脸儿哧哧地笑。小红骤然听到这一句话，真的要喜欢得跳起来，同时感激得要淌下泪来。因为像自己这样身份，竟被表少爷爱着，这未免要受宠若惊，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把自己手儿更加捏紧着小棣的手。两人默默地温存一回，因时已许久，不便再说，只好恋恋不舍地别去。小棣瞧小红快快进去，方才跳上街车，叫他直接到校中去。在车中犹念念不忘地忖着小红，她的容貌是怎样美，性情是怎样好，身世又怎样可怜。最奇怪的和桃花宫里的舞后卷耳，竟是一模一样的娇小可爱。这样好人才儿，若嫁给一个村夫俗子，实在可惜，我得一定把她提拔出来才是。小棣一面想，一面又向怀内取出一张半身相片，里面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女郎，眉不画而翠，唇不点而红，盈盈秋水，脉脉含情，好像呼之欲出，真活像是个小红。但她衣饰华丽，装束入时，若和小红相较，一个好像天仙化人，一个是乱头粗服，真有天渊之别。因两人环境不同，小棣遂愈加爱怜小红。车到校中，小棣踏进卧室，谁知妹妹友华却还没回来呢！

再说若花见小红给小棣叫车子去，她便和可玉仍回书房，心中重又想起方才自己劝可玉纳妾的事，同时又忆及婢子小红。她自到我家后，现在也有五年光景，自旧岁起，我瞧她身子已高大了不少，而且出落得身材苗条、容貌丰腴。这两天里她胸部臀部也发育得很高很胖，方才我瞧她的走路，前有两乳耸凸，后有臀波颤动，实在是个已成熟的少女了。看她平日性情很是温和，而且我的话，她亦很是听从。现在她正在青春，大有宜男征象，我若劝可玉把她纳作小星，说不定便有一男半女生育下来。若花想到这里，她便走到可玉身旁，笑盈盈地附耳向他轻轻说了自己意思。可玉连忙把头摇了几摇，向若花笑道：“夫人美意，很是感激。但这事是断断使不得，我方才不是已和你说过了吗？”若花见他不允，便瞅一眼道：“人家正经地给你办事，你倒装正经了。这个事儿，我想起来，有好几层的利益：第一，她是个完全良好的处女；第二，她平日和我的性情很合；第三，她的人品，既是好模样儿，且又不轻狂，做事也还小心。你年纪虽然